

# 慈禧太后穢史(下)

駱志伊

(本文插圖刊一二九、一三〇頁)

## 妙藥引榮祿續舊情

慈禧太后自從得到用人行政的大權後，首先便特擢安徽知府吳棠為四川總督，藉以報答當年護送父喪回京途中致贈賻儀的厚惠。此位才識平庸的吳棠，由於家人的誤打誤撞，意外地頗然功名富貴起來。其次，又調升榮祿為內務府總管大臣，仍兼統火器健銳營。慈禧多年以來，深藏在胸中的抱負與野心，此時總算是如願以償。她有了主宰天下的大權，有了報恩的機會，尤其是有和國舅爺榮祿經常會晤的便利，於是她久愾不開的心花，如今又將怒放。原來她和榮祿根本非甥舅親戚關係，榮祿是她早年隨父宦遊安慶時的少年情侶。她比榮祿小兩歲，從小是鄰居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雖尚無海誓山盟，却已是兩心相許。不幸後來遭遇家庭變故，中途拆散，生離死別，情何以堪？慈禧為着這位年輕英俊的情侶，暗地裡不知偷彈了多少眼淚；榮祿對她自也不能忘情。分別一年後，榮祿為探視舊情人，曾不惜千山萬水專程到了北京，誰知人去樓空，她已被選入宮中充當秀女，從此蕭郎陌路，深

宮似海。榮祿在絕望徬徨之餘，幸得慈禧的母親佟佳氏將他收留下來。此時慈禧雖已入宮，可是一顆芳心始終戀繫着榮祿，不能釋懷。直到新承雨露，晉封貴妃，宮廷的情形知道得多了，膽子也漸漸大了，於是便暗囑母親將榮祿認作兄弟（成為她的舅父），以便在每月一次歸寧省親的例假中，得和榮祿見一次面。雖在八個內監緊緊跟隨下，照例不能多談什麼話，但兩人眉梢眼角，互訴衷情，不用言傳，相見總勝於不見了。

如今榮祿既調升為內務府總管大臣，不只在朝廷上天天可以見面，而且在內廷也隨時可以召見。這些年來，她經常在愛詭畏譏與勾心鬭角中忙迫着，雖然心念舊情，終因宮禁森嚴，不敢造次。而今諸事遂心，只有心靈上這點空虛，還待彌補。她憧憬着未來的好夢，舊情人將是如何的會對自己敬佩愛戀，竭盡忠忠呢？可是萬料不到榮祿對她，已不復有當年做情侶時的情懷。因為他的舊日情人已由蘭閣淑女，一變而為主宰天下威福自重的皇太后；而自己却做了她的奴才，這個變化着實太大了。因為地位的懸殊，使他在奏事時，只表露出一種懷德畏威的態度，却毫無半點

親切的表情，甚至連正眼也不敢多覷她一下。如此一來，直將慈禧弄得渾身不自在。

慈禧有時在寢宮中徘徊着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不知將這個身子如何打發？有一天恰巧安得海走了進來，見她那副痴迷的樣子，已知是為着什麼事了，便道：「奴才那邊長屋的院子裡，正開着曇花，太后不妨去散散心。」慈禧正感到無法排遣，覺得走動一下也好，也用不着轎轎，便扶着安得海走過來。由慈寧宮到長屋那邊，是有一段距離的，到了安得海房中，慈禧已有些乏了，安得海趕忙準備黃墊子的座位，讓她坐下。這是宮中特別的禮制，皇上的坐墊都是用黃緞繡着龍的，坐過以後，便長遠擺在椅上，任何人不能再坐，否則，便犯了「大不敬」之罪。慈禧坐下之後，便留心打量各種陳設，她一眼看到一個亮閃閃的水晶盤子裡盛着一小堆紫葡萄，不覺奇怪地問道：「那兒來的，我那邊怎麼沒有？」

安得海忙跪奏道：「奴才一次在庫房裡，無意中看見一只精緻的錦盒，上面貼着弘治年的封條，奴才覺得稀奇，打開一看，裏面却是一盤葡萄，奴才斗膽拿了回來，當作擺設；可是那間庫

房原是前朝貯放各種毒藥的，因此又怕這葡萄是毒藥，所以一直不敢送到皇太后那裏去。」

慈禧神情驚異的說：「弘治年？那不是明朝的年號嗎？難道這東西是那時存留下來的？三百多年了，還會這麼新鮮，真奇怪！你吃過沒有？」

安得海道：「奴才沒有這麼大的膽子。」

慈禧笑嘻嘻的用纖手拈起一顆，對安得海道：「我要你嚐一顆。」

安得海連忙跪下磕頭，哭喪着臉道：「太后一向的恩典，待奴才特別重，只是這藥吃下去，一定要死的，奴才一死不打緊，只是太后無人服侍……還請可憐可憐！」

慈禧看他那副可憐相，禁不住笑了起來，便要他到外院叫一個小太監來。慈禧爲了好奇，竟拿着一顆葡萄賞給小太監吃，那小太監還以爲是太后的賞賜，連忙跪下去叩謝，當着慈禧的面，吃下肚去。慈禧懷着一種有趣的心情，注意着小太監的變化，任他跪着，也不叫他起來。不一會兒，只見那小太監面紅耳赤，羞澀地不敢抬起頭來。可是那副緊張、慌亂、煩惱交織的表情，却是無法形容，似乎是毒性發作了，慈禧也看得有點兒不安。就在此時，忽見那小太監彎曲着腰，竟在地上向門邊爬行，一到門邊，倏地立起，兩手按着肚子，向外邊沒命的跑。安得海趕上去揪住他，他又連忙跪着告饒道：「安爺！請救命，我本來淨過身的，剛才吃了那顆東西，不知怎的，弄得我……。」

這時，安得海也發覺小太監的下體起了變化

，不覺大驚失色。只好拉着小太監回到慈禧跟前跪下，小太監哭泣着哀懇道：

「太后！饒奴才的死罪！」

此時慈禧還未弄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因爲糞事太奇特了。等到安得海連說帶指，她弄明白時，直羞得她粉臉通紅，心頭撲撲地亂跳。她帶着惱羞，正待叫太監總管將這小太監治罪，接着又想到這事不好張揚，否則，這樣有妙用的東西便也不能用了。於是，她一面叫安得海將小太監帶到她的宮裡發落，一面却從腋下拿出一條淡紅絹帕，把那盤葡萄一顆不剩的統統包起，攜回慈寧宮去了。

那三人各懷各的鬼胎，剛到宮裏，恰巧載淳一路跑來，撒着嬌嚷道：「阿彌！殺榮祿的頭。」

「一面嚷，一面扯着慈禧不放手。這時慈禧手中還提着那包葡萄未放下，藉地想起了榮祿來，隨即吩咐道：「小安子，快給我喚榮祿來，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安得海答應着走了，她便問載淳道：「憑什麼要殺榮祿的頭，真是胡鬧，快回書房讀書去！」

載淳指着盤中的木瓜不依道：「他不給我銀子買木瓜，就得殺他。」

慈禧笑着拿了一個木瓜打發載淳走了。這時小太監還跪在門邊，一步也不敢動。她瞅了他一眼，又看看手裡那包東西，不知該怎樣發落這個小人兒。同時又念着榮祿不知此時是否放衙，會不會馬上進宮來。慈禧久已熄滅的青春火焰，此時已被那明朝遺留下來的妙藥，重新引起燃燒着，心情也格外地混亂起來了。

慈禧此時咬着嘴唇，粉頰紅一陣，白一陣，手中那包東西，彷彿是偷來似的，她想要將那些東西放置起來，却是這裡也不妥，那裡也不好，終於還是塞在枕函裡。她正對着鏡子痴痴迷迷的在想什麼時，安得海已將榮祿引了進來。她撫着自己那熱熱的、紅暈的臉，含笑迎着榮祿，隨又指着那跪着的小太監對安得海道：「宮裏容不得他這樣的人，這件事若傳揚出去那還得了，你得把他作個安置，由你去辦吧！」安得海諾諾連聲，那個可憐的小太監流着淚，叩頭謝了恩，跟安得海出去了。榮祿看着奇怪的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慈禧只是微笑着，也不答話，直把榮祿引到了她的寢宮之內，榮祿吃驚道：「奴才該死，這地方奴才是不能進來的。」

慈禧輕輕地喚道：「舅舅請坐下來說話吧！」榮祿謝了恩，便在靠南窗的椅上坐下。窗畔的書案上，置有一只宣德銅爐，爐內正燃着一縷香煙，芬芳馥郁，中人欲醉。慈禧將手中的水煙袋裝上一口，捧給榮祿，嚇得榮祿忙不迭的趴在地下謝恩。慈禧一手拉住他，柔聲說道：「舅舅不要這樣行禮了，這裏不是朝上，又沒有外人，我們原是甥舅，難得像一家人似的，敝一敝親情。」

榮祿依然是一迭連聲地道：「奴才死罪，奴才死罪！」

慈禧確實被這位不知情趣的假舅爺弄得尷尬不已，惟含笑笑道：「舅舅！不要總記住我是當今太后，照我們當年那樣兩小無猜多麼好，不久前見到妳母很福氣，我一直就羨慕着她哩！」

說着，瞟了榮祿一眼，接下去又道：「還記得我們兒時扮新娘遊戲的事嗎？」

榮祿聽了這話，只急得背上直透着冷汗，連連的道：「那是奴才該死，幼年的無知淘氣，請皇太后千萬不要再記住才好。」

慈禧又笑謎謎的瞟他一眼道：「我就討厭舅舅的開口奴才，閉口奴才，實在聽得膩人。」說畢，便起身親自倒了一杯茶，榮祿知道這又是要給他的，連忙放下水煙袋，迎上去阻止道：「皇太后這樣待奴才，那只是要把奴才折煞死了！」

榮祿說完，怔怔地垂着手，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，喃喃地正要開口，慈禧却幽怨地望着他道：「我調你爲內務府總管大臣的心事，你一直沒有理會得，好不叫人灰心！你準是將我們已往的一切全都忘了。」

榮祿聽了慈禧這樣重的話，心裏雖萬分感動，但也萬分焦急。他深知這位舊情人，猶是青春盛年，又處在「唯我獨尊」的高貴境遇中，她的舊情復熾，自也是人之常情；只是宮禁森嚴之地，豈可作兒戲，萬一形跡敗露，兩人都將死無葬身之地。但一看到慈禧嬌媚的臉頰、熱火似的眼光，也不禁耳根熱了起來，低着頭道：「太后的恩典，奴才焉有不知，只是今日不同當年，宮中禁衛森嚴，耳目衆多，奴才此時多逗留一刻也有不便，如果太后不想奴才有殺身之禍，請讓奴才早點告退吧！」

慈禧對於榮祿，可謂費盡心機，豈肯輕易答應他就這樣走開。她眼珠兒一轉，便說道：「舅舅何必如此着急，我左右都是心腹，你可放心，

這裏有些異果，請舅舅嚐一顆試試吧！」說畢，拉開枕函，拈出一顆亮晶晶的葡萄，她便藉着榮祿試驗一下葡萄的神妙處，那淨過身的小太監尚且能無中生起有來，何況榮祿！最後最感到滿意的當然是慈禧了。

自從慈禧的老公咸豐駕崩以後，慈禧對榮祿升遷之速、寵信之專，誠然不作第二人想。從而使榮祿能在多次驚濤駭浪，危疑震撼的時刻，都能挺身而出，向慈禧進諫。而慈禧對於榮祿的意見，除了庚子拳亂之外，始終言聽計從。顯見兩人之間，有着異乎尋常的特殊關係。

### 陵墓被盜小兵逞慾

慈禧死年七十四歲，屍體葬在朝陽門外，經蘄州馬仲橋石門河，還要走兩天路程，到苦陀谷，抵達昭西陵、惠陵、裕陵，才能見到慈禧葬身的苦陀谷隧道。要蛇行而入，經過許多特別設計的「卷門」，這個卷門本來是無法進入的，經過孫殿英的軍隊盜陵之後，可以側身而入。內有石床，下面就是慈禧的梓宮，外面還有外槨，慈禧就葬在此地。

因爲各方面的記載，如「故宮周刊」、「愛月軒筆記」等，提到慈禧下葬之時，隨葬品多到數目驚人，且都是稀世之珍，所以引起北方許多人口頭相傳，大家都羨慕不已。這也是引起後來盜皇墳事件屢次出現的原因。不過盜的都是清代某后某妃比較小的墓，而慈禧的陵因爲建造堅固，無法下手。所以一直到民國十七年（西元一九二八）七月，其時馮玉祥屬下孫殿英的軍隊駐守

苦陀谷，先說是土匪謀變，孫殿英親自馳至，立刻宣佈戒嚴。俟周圍交通斷絕，四顧無人之時，孫殿英就在七天之中，用炸藥炸開慈禧陵道的石門，搜獲慈禧所有隨葬物品而去。據守護東西兩陵的譚師長部下的一位連長，親自向著名文人劉成異說出當時盜墓的真相。劉氏在上海「新聞報」副刊中寫「世載堂雜憶」，內有「清陵被劫記」一則。文中謂：

予在漢口飲於同鄉某軍長家，席次，談及孫殿英發掘清代陵墓事。某軍長示予以贓物，謂是孫殿英所贈與，所以封吾輩之口也。視其物，一爲大東珠十八顆，曰：「此西太后棺中所獲也。」一爲碧洗一方，曰：「此乾隆某妃棺中所獲也。」並知孫殿英部下有某連長，曾參與發掘清陵之役，時方隸屬於某軍長，予等欲悉其究竟，急召某連長來，當筵詳詢。

某連長曰：「予時在譚師長部下任連長，守昌平東西陵一帶。忽聞奉天軍團長勾合土匪謀變，孫殿英馳至擊破之，於是宣佈戒嚴，斷絕峪口各陵行人往來。自是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，以火藥轟開陵道石門，搜獲寶物而去。實則奉軍並無叛變之事，蓋欲藉故肅清奉軍，獨佔利益，並借此戒嚴，塞斷峪口，便發掘耳。」

連長又云：彼奉令掘西太后陵，當時將棺蓋揭開，見霞光滿棺，兵士每人執一大電筒，光爲之奪，衆皆駭異。俯視棺中，西太后面貌如生，手指長白毛寸餘。有兵士大呼，速以槍桿橫置棺上，防殭屍起而傷人，但亦無他異。霞光均由棺內所藏珠寶中出，乃先將棺內四角所置大西瓜取

出，瓜皆綠玉皮紫玉瓢，中間切開，瓜子作黑色，霞光由切開處放出。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顆，亦放白光。玉枕長尺餘，放綠光。其他珠寶，堆積棺中無算。大者由官長取去，小者各兵士陰納衣袋中。衆意猶未足，復移動西太后屍體，左右轉側，悉取佈滿棺底之珠寶以去。於是司令長官下令，卸去龍袍，將貼身珠寶搜索一空。乃曰：「不必傷其屍體。」棺中珠寶盡，再索墓中各處殉葬之物。棺底掀轉，現一石洞，中儲珠寶亦盡取之。搜畢，由孫殿英分配，兵士皆有所得。貴重大件，用大車裝走。乾隆陵之被掘，此連長實未參與，不知其事。

某連長是身與其役的人物，他所說的比較可信。他又說：「棺底掀轉，現一石洞。」這個石洞，大概就是「愛月軒筆記」（這部書是李蓮英之姪所著，他曾親聞李蓮英口述西太后事甚多）所說的棺下那口井了。據說西太后生前就花了很多金錢經營她的「萬年吉地」，親自點定埋葬自己的穴位。穴下有井，她把最寶貴的一串珍珠投入井裏，珠共一百零八粒，爲稀世之寶。

再者，汪精衛在民國二十二年（西元一九三三）當行政院長時，孫殿英到過南京，汪設宴招待，孫殿英述盜陵事。他說他的部下見了慈禧的屍體竟想入非非，要作姦屍之事，後來有人勸阻，謂姦屍不利，乃停止云云。足見姦屍之說，自有由來矣。

慈禧屍體被姦僅是有此一說而已。華北出版的「時事白話報」，內容着重於社會新聞和有趣味的世間奇聞怪事，其中有一篇是記述慈禧屍體

被姦的詳細情形。說是打開慈禧棺槨之後，慈禧面目如生，兩眼不閉，許多孫殿英的士兵見到這般面目，都爲之大驚，毛骨悚然。但是孫殿英的軍隊，向來有「兵即是匪，匪即是兵」的不名譽稱呼，當時軍隊之中，有一士兵，本是「伴工」出身。所謂伴工，就是負責收拾屍體的人，他膽大妄爲，常將美貌的豔屍加以姦污，已成習慣，所以他就說：「所有獲得的珍品，兄弟們儘管均分了，只是我對這個屍體要姦她一姦。」一班兄弟聽了都齊聲說：「好！你有種。」說着大家就幫他解開包裹屍體的金被綉袍，直到裸出全身爲止。一時兵士們紛紛圍着細細看了一下，可是時間過了不久，慈禧的面目及綉袍，見風就化，頓時面孔萎縮，額骨凸出，下顎骨成骷髏狀，眼眶也凹陷下去，那個伴工士兵爲之驚異索然。然後就開始搶奪珠寶，傳說慈禧屍體之下，有翡翠大西瓜四個，但是却找不到。

西醫書上稱作「屍姦症」。在程翰章編的「新醫藥辭典」上說：「姦屍是男子色情倒錯症的一種，特別對已經死亡的女性，作性交行爲。」尚有所謂「偶像姦」。足見這個伴工的姦屍，則是這兩種精神病態的混合症，在醫學上是有根據的。慈禧於光緒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〇八）十一月十五日星期日（陰曆十月二十二日）中午用膳時，突然暈絕，延至當天下午五時，在昏迷中與世長辭。她臨終之際曾諄諄告誡：「以後不可使婦人當國，這違背本朝家法。」

有許多人以爲姦屍之事並不可靠，因爲大家搶珠寶都來不及，所以姑存其說。

有關清代的筆記書，可見到好多姦屍的記載。如「梵天廬叢錄」卷三十一，就有一段半截女屍被姦的記載。其他筆記有關姦屍的記載也不勝枚舉。在現代人的說法，謂之「性心理變態」。

因此，所謂慈禧的屍體被一個伴工出身孫殿英部下所姦，實在亦不足爲奇。舊時正派報紙亦不過隱約其詞的刊登出來，可是這件事情已騰傳衆口

一、陳存仁著：慈禧寵愛皮硝李

二、馮永材著：慈禧的兩度隱疾（中外雜誌社編印）

三、吳漱溟著：慈禧太后——蘭兒的一生

四、柴小梵著：梵天廬叢錄

五、清稗類鈔

原來在歐洲竟然有人患上這種「姦屍癖好病」，而且醫學上還有專有名詞，是德國人創造的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·五三六四二〇六



①慈禧(中)與光緒的隆裕后(慈禧左)在宮中的神情。  
②慈禧扮觀世音菩薩，右傍立合掌扮善財童子即李蓮英。



王老翁命尊前自畫

芝艸時切懷思敬維

福壽康寧無定符遠念夫數教增壽自况廣空方印

七老翁命尊前自畫

再敘



李蓮英



①美國小姐卡爾所繪的慈禧畫像。②慈禧最寵信的清宮總管大監李蓮英向人敲詐要錢的手跡。③慈禧(中坐者)與隆裕皇后(左一)、瑾妃(右)合影。